

法制通史

法

治

通

史

火

正

政

治

史

法治通史

行政部

吳縣曹恭翊濂新編纂

政治史

第一篇 內閣

輔得人之效

第一章 夏商發現內閣之組織周秦內閣於政治上之關係列國戰國宰

黃帝舉風后力收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爲稟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爲司李(黃帝紀)

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於窮門浞自立(夏紀)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三反然後肯從。見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或曰。湯聞伊尹賢。使人請之。有莘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婚於有莘氏。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湯歸伊尹。祓之於廟。照之以燭。釁以犧。明日設朝而見之。請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之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也。因說湯以伐夏救民。湯進於桀。桀與之飲酒沈湎。羣臣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檝敗兮。我王廢兮。盍歸乎。盍歸乎。薄亦大兮。伊尹退而閑居。深取樂音。更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覺兮較兮。吾大命革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至。亡無日矣。王鬪然抃。啞然笑曰。子又訛言矣。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矣。伊尹旣醜有夏。復歸於毫。報湯曰。桀迷惑妹喜。不撫其衆。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復使伊尹往視夏。聞妹喜言曰。天子夢兩日相與鬪。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湯任伊尹以國政。同上

桀臣干莘恃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左師曹觸龍諂諛不正賢良鬱怨諸侯不賓關龍逢引黃圖進諫曰古之人君躬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天殃必降而誅必至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桀於是焚黃圖殺龍逢衆庶莫敢直言大臣同患桀愈自賢國人大崩(同上)

高宗武丁夢得良弼曰說視羣臣百吏皆非也迺使百工以象夢於野旁求四方之賢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巖武丁得而與之語立以爲相總百官使朝夕規諫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國家大治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商紀)

劉恕曰武丁即位之初殷道中衰甘盤遜世朝多具臣傅說賢而隱於胥靡一旦舉而用之出於微賤衆必駭怪故託於夢寐旁求天下置諸左右如天所授羣臣莫之疑懼而傳說之道得行也若不知其才徒以夢取則與王莽按符命以王興王盛爲四將光武據讖用王梁爲司空何異哉仲尼刊書而存之可以見武丁之意矣(同上)

周公昌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鬻子辛甲尹佚之徒皆往歸之。昌詢於八虞，諮於二虢，以爲卿士，度於閔夭而謀於南宮諷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寢百神而柔和萬民鬻子名熊年九十見周公昌。昌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尙少也。辛甲嘗事紂七十五諫不聽而適周召公與語以爲賢告昌。昌親迎之以爲公卿。(同上)

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四岳伯夷之後姜姓呂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呂尙避亂隱遼東三十年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遇七十餘主而不聽人人皆曰狂丈夫周昌將出獵史編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豹兆得伯王之師。昌齋三日田於渭之陽見呂尙坐茅而漁昌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呂尙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昌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

太公望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歸周。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釣於滋泉。(同上)

蜚廉善走，生惡來革，有力善毀，讒手裂虎兕。父子俱以材力事紂。紂用費仲爲政，善諛好利。殷人弗親，諸侯益疏。多叛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重權。(同上)

衛康叔聃季載皆有馴行。周公言於王舉康叔爲司寇，賜寶祭器以章有德。季載爲司空，治皆有令名於天下。餘五叔無官。初降霍叔，後三年復其舊。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胡爲己卿。士言於王，復封胡於蔡，徙居新蔡，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周成王後元年)

虢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以爲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或畔，王室始騷。(幽王九年)

其所居之國國必重寬惠柔良忠信結於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決獄折中執枹鼓於軍門士卒賈勇五者臣皆不如管子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而濱於死鮑叔曰君若宥而反之猶是也莊公許之使吏鄣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鷁夷置之車中以予之召忽謂管仲曰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行子其勉之遂自殺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稅桎梏比至三釁三浴之齊祓而見桓公(莊王十二年)

晉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爲繆姬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年已七十餘讓曰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脫齊難周王子頽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難是以

知其賢。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爲上大夫。或云：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將車之。秦繆公觀鹽見奚牛肥而問之，對曰：任重道遠，飲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也，且沐浴爲衣冠與坐而語。公說之，異日公孫枝謂公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其得聖人乎？公曰：吾說夫奚之言，類聖人也。明日公孫枝致上卿以讓之，公不許。枝曰：廢君之德，逆臣之行。臣將逃之，公乃受之，以奚爲上卿。枝爲次卿，以佐之。或曰：百里奚飯牛於秦，傅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獻繆公，三日請屬事也。公曰：買之五羊皮，無乃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內將服，敵國且畏，誰暇笑哉？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惠王二十二年)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沈湎於酒，淫於聲色。令國人曰：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翬，不鳴何鳥也？王曰：三年不動，將定志；意不翬，將長羽翼。

不鳴將覽民則雖無蜚蜚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舉退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曰食君厚祿愛死不諫非忠臣也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臣聞好道者多資糧好樂者多求而亡國亡無日矣臣敢以告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刀斷鐘鼓之懸明日聽政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誅大臣五舉處士六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匡王二年

莊王罷朝而宴樊姬問其故對曰且與虞丘子語不知日之宴也樊姬掩口而笑王問之對曰妾非不欲專貴擅愛以爲傷王之義也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爲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爲賢明日王以樊姬之言告之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曰臣爲令尹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固祿位妨羣賢路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多能無欲可授之政莊王曰子輔寡人令行絕域奈何去之虞丘子固辭王許之賜菜田三百號曰國老定王三年

劉恕曰聖人因人而成大功愚者貪權而忌勝己虞丘子悟樊姬之一言薦孫叔敖而莊王伯天下謂之賢相可也奚獨楚哉(同上)

晉悼公稱呂鑄之功士武子文子之德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而稱魏顆退秦師之勳以趙武爲卿以士貞子帥志博聞宣惠於教右行辛能以數宣物定功欒糾能御以和於政荀賓有力而不暴祁奚果而不淫羊舌職聰敏肅給魏絳勇而不亂張老智而不詐鐸遏寇恭敬而信彊籍偃惇帥舊職而恭給程鄭端而不淫好諫而不隱使爲太傅下至贊僕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苟家惇惠教之則徧而不倦苟會文敏導之則婉而入欒屢果敢諗之則過不隱韓無忌鎮靜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之(簡王十三年)

陽虎常言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節姦而試之簡子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簡子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虎虎不敢爲非簡子幾至於伯(敬王十九年)

(10)

楊因見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見簡子絕食而迎之左右諫簡子曰美女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授以爲相而國大治(元王二年)

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人刺韓廆於朝廆走哀侯人刺韓廆兼及哀侯(烈王五年)

申不害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王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爲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顯王十八年)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

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室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劇莘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昭王三年)

王用李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秦始皇十年)

第二章 兩漢一統之內閣

三國鼎立之內閣晉室偏安之內閣北朝割據

方之宰輔及隋內閣得人之治效

時上方興功業丞相公孫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漢武帝元朔五年)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